

著作者说

## 当我们说不出思想时，我们在说什么

□范小青

写创作谈其实是一件比较难干的活，有时候，写得出几十万字甚至更多的虚构的文字，却谈不出、谈不好几百个字甚至几十个字的“为什么要这么写”，或者说，“这么写是什么意思”的真实的准确想法。

它还可能是一个陷阱，你的作品的意义、你的想法，很可能被它束缚、局限，甚至扭曲了。

但是创作谈又是一个经常要干的活，有一次我写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的创作谈，实在是黔驴技穷，就给小说主人公用了一个很low的词：要面子。当然这也是其他许多词中的一个词，结果有人就被这三个字击中了，评价说作者的境界太低了，真是很难为情。

一个小说，通常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明清楚，尤其是作者自己，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倒是读的人，批评家也好，普通读者也好，他们会读出很多意思来，他们说出来的，有时候比写作者自己想到的更多更好。

尽管如此，创作谈也还是要写的。《合唱团》是一部寓言小说，到底什么是寓言小说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在不清楚的前提下，就给自己这部小说命名为“寓言小说”了。



《合唱团》  
范小青 著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根据中规中矩的解释，寓言小说就是通过假托的人物（动物、植物、无生物等）形象和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故事来阐明某种事理。借小喻大，借物喻人，借具体喻抽象，使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，使精深的思想和隽永的哲理得以通俗、平易、畅达地表现出来。

如此对照，《合唱团》是有些许符合之处的，至少在借具体喻抽象这方面，是做了努力的。

具体的情节，都是日常的甚至是正常的百姓生活，所谓“假托的人物”，也都是最实在的最常见的人物。比如王姨面

对丈夫老关的出轨，正准备全力出击；比如林美姿对弟弟林西家产的执念也可能会得逞；比如卓九君和关酱紫的恋爱中始终有个人缺席，这都是日常的具体的经验，都是通俗的世俗的故事，但是后来，战争来了。

战争其实不是战争，它是一个概念。或者再说得具体一点，它是一个试金石。

在战争这块试金石面前，人类的某些早已经存在的问题，发展到了极致。以至于在梅城这个地方，大致上只剩下两种人，一种是以谎言为生存方式的，另一种是什么也不信的。

这是试图借具体喻抽象的努力。

但是，《合唱团》又没有完全按照“寓言小说”来行进，有的地方，它完全是天马行空、恣意妄为，而有的地方，却又如同泥巴一样笨重而邈邈，它可能就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个奇葩，这是一个包容的文体文本，是由写作者的任性和混乱的现实融合而成。

写作者的任性，是因为写作异象时的诱惑、冲动和自我挑战——无论这种任性，最后是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，至少尝试过了。

回来说说内容。假如战争来了，所有的人

都在战争合唱团里，无人可以例外，所有的人都在合唱一首战争进行曲。在合唱团里，应该是每个人唱着相同的或者不同的声部，每个人都承担着相同的或不同的表现。然而，在梅城这个地方，同与不同，都建立在信无可信、疑无可疑的混沌状态中。所以，所有的人物都是合理又不合理的，是理性又是非理性的。只是他们自己并无知觉。

后来有一个外来者进入了梅城，接上了梅城的地气，他立刻就蒙了，他完全不知道，也判断不出人们说的话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，即便是明显的假话，而且又被当场揭穿，他们一点都不觉得羞愧，他们笑着，继续胡说八道。

这是一种常态。

外来者要想在这样的氛围里找到他要找的人，真是难上加难。

他努力去接近他们，试着去了解他们，渐渐地，他进入了他们的氛围，适应了他们的气场，最后他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，甚至比梅城人更梅城了。

这就是文化的力量，文化浸染的力量，文化同化的力量。

最后说一说《失明症漫记》，在一种让所有人失明的病症来到的时候，人性的考验也就到达了一个特殊时刻。

永远不要试探人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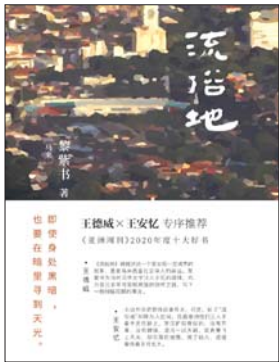
人也终究遭受了溃败，社会边缘人通过奋斗实现个体价值的路径被一次次瓦解，男性经历的各种苦痛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浮现。

放眼望去，流俗地里的小人物都用生命诠释了“人生实苦”的真谛，苦难的石沙浮沉在每个人的生命之河当中。

律师拉祖前途大好，谁能想到正值壮年的他会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傍晚死在自家门口？何门方氏前一晚还一切正常，谁能想到第二天就猝死在沙发前？小说里很多人物在不经意间死亡，这是命运特有的戏剧性的飘忽与无常。流俗地里的婚姻也有太多的“没想到”。马票嫂年轻时想嫁个校长，没想到却嫁给了“烂口乌鸦”梁虾；莲珠年轻时被声名显赫的拿督冯选中，从此前后相随，抛头露面，没想到人到中年时被拿督冯冷落；少女银霞在盲人院经历了难以启齿的创伤，本以为会独身到老，没想到和已届老年、温文尔雅的顾老师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，找到了后半生的归宿。婚姻中的每一个“没想到”都是生命之河的一处转弯，让我们看到命运的无常。

黎紫书把视野放在三代人的几十年上面，展现了人生中的偶成、流变和不可测度的命运。一日生活没有“命运”之说，从一生中我们才得以窥探到所谓命运，但若想预测命运的走向却只能失意而归，因为命运唯一有常的就是无常本身。

## 《流俗地》里的生命之河



《流俗地》  
[马来西亚]黎紫书 著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的永别。“铁三角”的长辈们一开始都意气风发，何门方氏、梁金妹是相夫教子的少妇，老古、奚仔是精力旺盛的劳力，他们忙于生活，后来有了孙辈，自己却慢慢衰老，何门方氏因肺炎身体每况愈下，梁金妹患了直肠癌，再到后来，何门方氏和梁金妹在各自家中死去。小说中长辈们的衰老和死亡代表着一代人的落幕，生命本来如此，死亡的大海是生命之河的必然归宿。以大辉的孩子春分、夏至、立秋，以及细辉的女儿小珊为代表，小说也详细写了晚辈的出生、起名、摆满月酒等情节，又向后延伸了春分早恋并产下一女的经过。晚辈们代表着新生和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量。

小说《流俗地》用“铁三角”的成长、长辈的蓬勃和迟暮以

及晚辈的出生，拼接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脉络，即个体完整的生命历程。这部小说没有清晰的时间线，却在整个篇幅里都表现着时间流逝带来的生命的必然变化，让我们看到出生、成长、老病和死亡的生命律令。

在生命的长河里，苦痛是河底石沙一样的存在。仅仅将目光放在某一特定时间里，只会发现生活的繁琐，里面有喜怒哀乐，也有悲欢离合，但若放眼小说所描绘的几十年，就会发现生活的基调是苦涩的。

对于女性而言，她们会受到作为少女、妻子、母亲等角色的多重境地的戕害。银霞在盲人院被强暴，少女春分未婚先孕、怀孕女学生跳楼自杀等情节表现了结婚前女性的“生而有罪”，而马票嫂被陈家人百般奴役、蕙兰被“烂仔”大辉抛弃后母兼父职等遭遇又看出女性的“婚后无我”。社会戕害为女性的生活带来持久的苦痛，剥夺了她们的自由甚至生命。

男性经历的苦痛主要体现在他们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劳累与溃败。细辉经营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，活得忙碌而单调，银霞的父亲老古是出租车司机，熬夜成常态，细辉的父亲开货车走南闯北，风雨颠簸。大辉和拉祖都为事业做出了尝试，拉祖如愿成了律师，却经常收到恐吓信，大辉好不容易做起的串串锅生意却日渐惨淡。小说中的男性为了养家糊口拼尽全力，而拼事业的

闲闲书话

## 潜伏者

□王淼

平时读书，经常会读到一些爱书人的故事。这些爱书人或许并不是书中的主角，有的甚至只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，但他们的出现却常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——我会像打量同类一样打量这些爱书人：他们有着怎样的阅读癖好，有着怎样的淘书习惯，有着怎样的爱书方式……而我也总会拿这些形形色色的爱书人与自己相对照，同样是爱书人，他们与我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？

我在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《生活的故事》中读到这样一个爱书人：他叫谢尔库诺夫，是莫斯科著名的书籍爱好者，也是风云一时的记者咖啡屋的常客。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，谢尔库诺夫虽然是一名媒体记者，但外表却像是某个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，黏湿的胡子总是乱糟糟的，西装上衣的各个口袋总是鼓鼓囊囊的，里面塞满各种书籍和手稿。

谢尔库诺夫每天清晨照例会去各处搜集书籍和新闻，与他打交道的既有小书贩、书店伙计、装订工人，也有倒卖赃物的商人和富家女仆。他们都是书籍的供货方，住处遍及莫斯科的各个角落，为了找到他们，谢尔库诺夫走遍了那些坐电车能够抵达的地方，还有很多地方只能徒步赶去。他简直无孔不入，在莫斯科那些最出人意料的地方都可以遇到他。谢尔库诺夫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邋里邋遢的窝囊男人，但对珍本书籍有着一种神秘的第六感，他会长时间小心翼翼地追寻珍本书籍，就像机警的猎狗在追寻猎物。

了解谢尔库诺夫特点的爱书人经常跟踪他，希望能从他手中分得一杯羹。而谢尔库诺夫则行踪诡秘、出没无常，与人交谈时也会尽量压低声音，就像一位活动在隐秘战线的潜伏者，每次出门都能巧妙地甩掉尾巴。有一次，有位小书贩带来了一本旧书让谢尔库诺夫鉴定，他虽然一眼看出这是一部难得的珍本，却不露声色，装模作样地反复翻阅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，这只是一本常见的大路货，您肯定被人算计了，我真为您感到遗憾。不过我可以跟您交换一本品相上佳的好书，这样您就能弥补一些损失。不等小书贩同意，他就把这本旧书装进自己的公文包里，咔嗒一声落上锁，寻找机会，迅速脱身。

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记忆中，书一旦落入谢尔库诺夫手里，还从来没有人再抢回去过，甚至连争吵和威胁也没用。当你想发脾气、乃至想大打出手时，谢尔库诺夫已经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，像公牛一样低下头，喘着粗气，对任何最可怕的侮辱都充耳不闻，只是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咖啡屋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他。谢尔库诺夫曾经请帕乌斯托夫斯基帮过一次忙，那是在温达瓦火车站附近的小客栈里，他让帕乌斯托夫斯基装扮成一名密探，成功吓跑了一位像他一样觊觎珍本书的跟踪者，让他从居住在小客栈的落魄诗人手里，买到了一封列夫·托尔斯泰的信件……

《生活的故事》卷帙浩繁，人物众多，谢尔库诺夫的故事只有薄薄的几页，在全书中还占不到百分之一的比重。然而，随着时光流逝，书中写及的很多人物和故事，我已经渐渐淡忘，却唯独忘不掉这个跑龙套的小角色——是这个来自遥远异域的爱书人让我知道，当一个人爱书成痴时，他究竟能变成什么样子，而谢尔库诺夫给出的答案也果然出人意料：他变成了一名忍辱负重的潜伏者！